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34
24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三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24日

星期二下午三时半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加巴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安得逊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勋爵
美利坚合众国	皮德里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四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1980年5月28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理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66)。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2233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和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和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拉拉比先生（埃及），苏翁多先生（印度尼西亚），阿里先生（伊拉克），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和拉腊基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黎巴嫩、毛里塔尼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卡恩先生（毛里塔尼亚）和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我要借本月在安理会发言的机会向你，友好国家挪威的奥尔戈尔德大使诚恳地祝贺，你以渊博的知识，杰出的才智，政治家的风度和克尽职责的精神担任了安理会主席的职位。同样地，我也很荣幸地向友好国家尼日尔的乌马鲁大使表获我最高的赞扬，他在五月份主席任内杰出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圣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进行殖民化，掠夺和阉割的主要受害者。

1947—1948年，以色列恐怖主义份子强占了实际上是整个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西耶路撒冷，并且歪曲事实，称之为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他们驱逐了当地的居民，强占他们的家园，家俱，土地和财产，使这些居民沦为流落天涯的难民。任何人对我的话若有一丝怀疑，他只要去看一看那里的房地产契，这些东西全部都用微缩影片保存在不列颠政府，现在已经转交给联合国及其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了。有关所有政产归属权和所在地的记录现在全都存在联合国档案室中，人人可以查阅。当年法官威廉·费茨杰拉德把耶路撒冷划分为阿拉伯区和犹太区作为两个社区的自治行政单位时，裁定阿拉伯占百分之七十，规定在主体分离的一个特别的国际政权管理下，两个自治区内的居民应享地方政府及行政的广泛权力。这个办法的实施期限十年，除非有提前覆核其中各项规定的必要。这是第181(II)号决议中第三部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国和犹太国即根据该决议建国。但是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占领区从南到北，正如紫色停战线所示，其面积却相当于1945年关于耶路撒冷的费茨杰拉德委员会划给犹太人领土面积的两倍。

只要对照看看这些关于耶路撒冷及其近郊本地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详细规定以及世界社会也对之尊重有加的情形，人们就会清楚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用阴谋诡计和侵略行动吞没了多少神圣的权利。那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征服。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事机构对托管结束前犹太复国主义匪徒在新耶路撒冷及其近郊对阿拉伯巴勒斯坦居民大肆凶残抢掠的作法还感到意犹未尽。在托管结束后，它对仅剩的一些阿拉伯耶路撒冷居民继续进行残酷无情的军事屠杀。当时若非东

(约旦)

耶路撒冷市民以寡击众英勇抵抗，加上1948年五月18日约旦军600名特遣队应被围市民的紧急求助而及时援救，后来1967年剩下的阿拉伯耶路撒冷可能早已遭遇了与其他大部分耶路撒冷相同的命运：这就是被殖民没收私产和驱逐出境以及，就当时而论，对无辜平民的集体屠杀，这种大屠杀使迪尔·亚辛大屠杀相形之下如小巫见大巫，从而造成梅纳希姆·贝京在其回忆录中公然吹嘘的居民大逃亡。

联合国调停人弗尔克·伯纳多特伯爵由于认识到整个无论新、旧耶路撒冷都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特性，1948年丧失在耶路撒冷街头犹太恐怖主义者手中。这个历史背景我们不应忘记。

当以色列把1948到1967年6月5日期间对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征服和并吞称之为统一的起步行动时，他们故意忽视一个事实，这就是所有因此而造成的分界线，铁丝网，停火线及其他结果都是以色列处心积虑的侵略和阴谋篡夺的结果。阿拉伯巴勒斯坦从未鼓吹或接受支解自己的城市。相反的，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正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其他地方实施蛮横的暴力，篡夺，劫掠和征服政策的主要和无辜的受害者。此外，在以色列的监护下谈统一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我们绝不能把统一强加于一个城市。

耶路撒冷及其近郊直到1948年还是一个蒸蒸日上，兼容并蓄而又十分繁荣的城市，其人口、土地和财产都以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为主。1967年6月5日对耶路撒冷残余部份的占领只是执行周密计划，消灭一个历史悠久的耶路撒冷的最终步骤。这个城市无论就任何法律规章和公道而言，都应仍然保持作为一个神圣信仰，彼此容忍和世界风格的城市，应该仍然作为属于以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为主的当地居民的不可剥夺的财产和遗产。当地居民对信仰犹太教的公民或任何其他人没有丝毫的侵夺，排斥或歧视。事实上，1947年当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其突袭的时候，我在耶路撒冷最后的邻居就是犹太人。耶路撒冷的每一个公民及其子孙，不论其种族和信仰如何，都应该当然地仍旧是这个不朽城市的自豪和自由的公民。这才是文明的方式。

(约旦)

加诸巴勒斯坦人种种不公道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证实。1917年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土地百分之一点五；托管结束时已增至百分之五点七，其中包括托管国交给他们的公共领地。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军事突袭的结果，1947—1948年以色列军事机构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百分之七十三。

1948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通过军事手段占领和篡夺了几乎全部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只剩下阿拉伯人所谓的“仅有的剩余区”，意思也就是说，只有上帝是唯一不朽的东西。1967年，这仅剩的小块也被占去，包括旧城，最神圣的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圣地和庙宇。

通观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的整个历史，从来没有对犹太教人民不容忍的事。事实上，任何人如表现了这种不容忍就不算是真正的穆斯林信徒；而是一种变态。况且，数百年来，一直是穆斯林信徒容许被放逐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即便在以色列占领了大部分耶路撒冷，驱逐城里的公民后，阿拉伯人在1949年停战协定后仍愿容许犹太人到布拉克萨里夫—哭墙去祈祷，并作了同样内容的庄严宣告，但条件是，以色列人也给予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前往他们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圣地访问的互惠权利。可是以色列拒绝了 this 提议，要求将此事推迟。这件事可以在联合国正式记录 and 约旦与以色列总的停战协议下为此目的的设立的特别委员会的记录中查明。

1949年11月15日，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和埃及政府响应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请求，作出下列宣告：

“埃及，哈希姆约旦王国，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和承担保证在巴勒斯坦问题最终解决办法中划归它们领土范围内，或在获得解决办法前根据停战协定目前在它们控制下领土范围内的圣地，宗教建筑和遗址的进出自由，并根据此一承担，保证宗教教士，朝圣者或访客不分国籍和宗教信仰进出和通行上述地方的权利，但以不影响国家安全为限，上述一切符合1948年5月14日前的既成事实”。

(约旦)

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也向以色列作了同样的请求。以色列代表，亚瑟·卢瑞埃先生的答复载在1949年11月8日给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其中说：

“以色列认为，如果大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远的考虑以后再拟定解决方案，则情况将有利于获得建设性和最终的建决办法”。

因此，事情很清楚，尽管以色列口口声声不断抱怨，在西岸和约旦东岸统一期间以色列人前往哭墙遭到拒绝，究其原因其实是以色列自己拒绝就采访巴勒斯坦圣地的事作为与阿拉伯各国政府同样的宣告。不肯宣告的理由不问可知：以色列早已决心阻止任何巴勒斯坦人返回其家园和祖国或采访圣地。他们早已决定时机一到就占领和并吞巴勒斯坦其余部份和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剩余部份，结果他们在1967年这样干了。

1949年到1967年间以色列因自己进出圣地的自由被拒而流下的鳄鱼眼泪事实上是恶毒的欺骗，是为了混淆视听，无论他们怎样不断地反控别人，仍旧丝毫无助于增强自己的信用。他们误以为，只要重复地指控别人就可以达到洗脑的效果。这是戈贝尔式的如意算盘。让我在此提醒以色列实体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才是受害的一方，他们是难民，而不是梅纳希姆·贝京丧心病狂地指控的纳粹战争机器和纳粹特务。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整个阿拉伯耶路撒冷城后，已经事实上断绝了整个中东成千上万阿拉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世界亿万教徒前往他们的圣地进行祷告的机会，在巴勒斯坦四分之三地方这种中断已达三十年，在1967年被占领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及其余的领土上，已达13年。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被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古老城市中的过客和住客，他们受到了物的而非人的待遇，以色列占领者对他们更是迫不急待地等候着老年人死亡，青年人大批出国留学或寻求有收益的职业——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几乎已完全没有职业机会——以便完成以色列全部消灭的最终目的。至于耶路撒冷的放逐者，如果说，他们此生取得基本和不可剥夺权利，回到耶城的机会还没有被送往外空的机会更大的话，那是丝毫也不嫌夸张的。听起来好象难以置信，但我向各位代表保证，我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百分之百的真话。难道我们的世界愿意接受或忍受这样的现况吗？

(约旦)

不仅如此，1967年以后，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已被纳入了以色列政府的一个部，即宗教事务部的管辖之下。

伊斯兰高级理事会已拒绝承认占领当局。

正如我前面强调的，遭受以色列殖民化，变形和掠夺最严重的地方是1967年战争中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东，北，南部。那里的上千年的古建筑被推垮，神圣处所被夷平，古城的独特堂皇，宁静和个性被破坏无余。已经损毁和倒塌的房屋怎能重建呢？

以色列又采用从东，南，西，北四面建造一圈高楼的方式来包围1967年占领区。数周前，以色列又开始从东面包围，在耶路撒冷东面入口俯望格茨舍马尼的伊扎利亚村兴建了一批高楼。

在伊扎利亚村没收来的土地上目前正在兴建整座城镇，这个城镇同以色列在北部阿拉伯土地谢赫贾阿区上的殖民地拉马特·艾西科的面积大小相仿，同时贝京先生两天以前宣布有意将政府迁往该处。为了多方扩大耶路撒冷市的范围，以色列殖民者把它扩大到北起拉马拉台阶南至伯利恒。合并了一个又一个的郊区和乡村后，以色列人向世界吹嘘说，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已增至100,000人以上。我要提醒安理会的是，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市区和近郊向来就有数十万人，每次选举时人口普查使我知道这个事实。

在上千年古老城墙环绕的耶路撒冷中，有巨大无伦的阿克萨清真寺，庄严巍峨的岩石殿，世界最古老的教堂——伟大的圣塞普尔契教堂，以及其他无数宗教庙宇和文化遗址。它们的四周，几千年来一直围绕者毗邻而居，友善相处的各族社区，这已经成为耶路撒冷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一个无可改变的，无可比拟的既成事实。这些社区中也包括有一个犹太人区，而且“舒拉发”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犹太人区中，百分之八十的产业都是阿拉伯业主自愿地租给犹太人的，因为我们承认三大一神教的宗教信仰。

(约旦)

但是，以色列占领旧城后开始了一整套计划，扩大布拉克·萨里夫，或哭墙与邻结摩洛哥和巴卜西尔西拉区间三米宽的地带。 这些地区和许多其他地区当然都是伊斯兰瓦格夫的宗教遗产。 它们包括数百座古老而建筑风格别致的阿拉伯住户和具有伟大艺术，历史和宗教价值的建筑物。 光是它们的古老就值得人们另眼相看。 但是，尽管国际社会大声疾呼，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谴责，这些建筑物全部被夷成了平地。 现在，这片曾经是历史建筑物的遗址上，面对哭墙——布拉克·萨里夫的前方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集合方场。 方场供旅游和公共汽车停用，从这里还可以眺望一批新建的，专供以色列部长，军事总督和其他篡夺者们居住的别墅。

我也无须再多谈1930年调查哭墙争端时，在一位前瑞典外交部长领导下的国际委员会曾毫不含糊地指出，西城及其人行道是伊斯兰的产业和遗产，而非如今天以色列人所说的是旧犹太庙宇的遗物。 的确，过去13年来以色列考古学家在整个区域内进行大规模，辛勤和深入的发掘，几乎深达阿克萨清真寺以下50米，却丝毫没有挖到什么以色列的遗迹。

同时，推土机正忙着准备建造钢架和水泥的建筑，把整个城市彻底改变容貌，使它与西岸的其余地方完全划分开来。 新造的十八个以色列移殖郊区使人们完全认不出它就是原来1967年阿拉伯的耶路撒冷。 除此以外，以色列在不断向外扩张市区边界之余，实际上已吞并了西岸的中心地带，却仍旧称之为耶路撒冷。 据我所知，他们可能要把市区的边界推到纳布卢斯，而且仍旧要称其为耶路撒冷。

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以色列的计划是明确地意图从土地和人口方面双管齐下地改变该市的一般和本土特点，以便迅速并最终消灭该市的普遍特性的话，那么证据就在耶路撒冷，人人可得而见。 正如我早先指出，1948年以色列占领和没收了耶路撒冷市的大部份。 为什么把别人赶出家园呢？ 我很想有人给我答案。 我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 家园是我用自己的心血汗水，自己的储蓄和资本

(约旦)

建立起来的。虽然以色列这种攫夺是非法的，单方面和贪婪的，但这些领土却提供了他们无限机会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已建的房屋之外建造更多的房屋。

以色列议会和希伯来大学的房屋是1948年以后在属于阿拉伯土地的美丽的易恩卡兰村建造的。但除了这两处和其他极少的地方以外，过去三十年来在这些地区，我是指在新耶路撒冷，就很少兴建房屋；连基本的维修也没有。安理会理事们可能在前些日子的纽约时报读过一则报导，其中说卡塔蒙区，西耶路撒冷的一个百分之百的阿拉伯区的居民抱怨他们住区的破败。当然，他们正巧是舍法尔迪或东方的犹太人。

1967年6月，当阿拉伯耶路撒冷东，北和南面剩下的部分被占领以后，突然兴起一股空前规模的建筑潮，兴建的地点不仅在西区，而且在东区；不仅在犹太人的土地上或1947—1948被没收的阿拉伯人土地上，而且还在其他同样被没收来的土地上，在东、南、西、北，整个扩大的耶路撒冷城。

虽然东、西两区都是耶路撒冷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以色列的主要目的不在互相共存，而是要消灭耶路撒冷人民的独特个性和不朽的历史，因此以色列在占领时期一直不顾一切地奉行这种破坏性的路线。以色列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这种病态的魔镜和种族主义精神病有一天会带来最后毁灭。但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世界上其余的人不应容许这一小撮沙文主义狂徒通过其杀戮把所有的人们拖下深渊去。在事关正义与非正义，法律和无法无天，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有责任感的决策人——当然不能把古希·恩姆宁，卡哈尼，和他们毫不掩饰的保护者如贝京，萨密尔和贝尔格之流算在内——同时也应该是创造和平的人。

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这种潜在的恐怖，各国和政府首脑以及代表欧洲共同体的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外交部长们也接受了几乎是全人类一致的意见，即鼓吹必须达成一个全面和公正的解决办法，其重点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国家权利，其中当然包括自决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参与，结束领土上的军事统治和非法移民，以及所有人的安全。我们为什么老是谈以色列的安全呢？

(约旦)

我们自己的安全呢？我们才是遭到危险的族类啊；当我们谈到安全时，应当在适当的范围内来谈。 九个共同市场国也认识到耶路撒冷问题对所有各方的特殊重要性。按照《威尼斯宣言》，九国

“强调它们将不接受任何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提议，并且任何关于该市地位的协议均应保证出入圣地的自由。”

我国政府要借这个机会向教皇保罗二世圣座表示最深的赞赏和感谢，他在两三天前同卡特总统会面时谈到关于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他的发言表现了明确、全面和普通的人道主义。

回到欧洲宣言的问题上，我国政府认为，尽管我们不致于幻想欧洲共同体的宣言可于一夜之间结束占领，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我们认识到欧洲宣言也并非完全恰当，其中有些条款也有些含糊不清，但这都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它是朝向公正与全面和平目标汇集的一道重要而十分可贵的支流。

最低限度，它减轻了蛊惑人心的重担，过去两年来我们一直忍受着这种心理上的也是实际上的重担，这就是企图，尽管并没有成功，说服我们，要我们相信：持续的占领并非占领，占领和并吞耶路撒冷既非占领也非并吞，市政府的统治并非经由奴役后最终消灭，而是自决和独立。在令人可悲的戴维营协议中谈到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时就是这样表示的。

编写国际法的先贤，制定《宪章》的前辈和韦氏字典的作者如果地下有知，见到象这样毫不掩饰地企图混淆思想，掩盖事实的作法，一定会在坟墓里坐立不安吧。而且可巧的是，这还不止是戴维营参与者搞的新花样，因为1974年1月，国防部长西蒙·皮尔斯先生还把它提交给占领区内的各市市长和领袖们，结果遭到他们一致的严厉拒绝。他们告诉他，“你要给我们什么？你要给我们市长的职位吗？我们已经是市长了。你要我们保证供水系统有效吗？我们已经在作了。”不，这不是免职。

(约旦)

联合国的建立就是为了要阻止征服，禁止征服，并宣告征服为非法的行为。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观点简单地审查一下从1948年开始以色列怎样占领，殖民化和并吞了新耶路撒冷以及在1967年怎样并吞了耶路撒冷其余的部分。

1948年8月2日，以色列当局声称联合国没有为耶路撒冷提供一个法律构架——尽管事实上法律构架早就在第181(II)号决议第三部分中明文规定，而且许多联合国特使根据这次决议殷勤努力希望解决问题，因而有了1949年的《洛桑议定书》，以色列当时曾草签了这份议定书，后来又背信拒绝——以色列当局宣布追溯至5月15日，西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并把他们政府的几个部迁往圣城。

同年8月2日，它们撤销军政府，并吞了西耶路撒冷。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滥用法律的奇怪作法是人们无法理解的。1950年1月23日以色列议会决定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把这项行动法定化。

1949年4月3日签订了停火协定。该协定第二(2)条规定

“本协定中的规定不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最终和平解决办法中任何一方的权利，要求和立场。”(S/1302/Rev. 1, 英文本第2页)

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指导下完成的标题为“耶路撒冷的地位”的研究报告十分明智而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有关耶路撒冷的问题，值得给予高度的赞扬。正是抱着这种赞赏和了解的精神，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反驳那些所谓约旦占领了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剩余部分的说法。这种说法必然是出于报告者无心的疏忽，因为我深知该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正直的君子。正如我一再重申的，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存在从根本上和性质上是同以色列的占领完全不同的。

首先，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余地方到处都有约旦的军队。他们是保卫广播电台的，我于1945年到1948年间也在那里工作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是作为盟军作战力量的一部分活动于巴勒斯坦全境。在英国托管结束时

(约旦)

约旦军队就全部而立即地撤回，以便让联合国执行其有关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余部分的决议。

在那以前，在英国仍托管和负责该城市的法律和秩序期间，属于哈戈纳和厄尔图和斯特恩恐怖集团的犹太人部队就已经十分猖獗，并在新城和其四周并吞了大多数的阿拉伯人区。在一次大屠杀中，至少有250名男、女、儿童死亡，他们被支解的、刀痕累累的尸体抛入了西耶路撒冷近郊德尔亚辛的村井中。这不过是恐怖集团对耶城及近郊居民们犯下的无数恶毒罪行之一。人人都说耶路撒冷的人民逃离了城市。原因在这里：除了完全丧失保障，随时有遭到象德尔亚辛大屠杀命运之虑的人，谁会自愿逃离自己的城市呢？同时，以色列侵略者不顾犹太人区中犹太居民的明确意愿，在城墙环绕的旧城的犹太人区派驻了一千名部队。犹太人因不愿自己的住区变成战场，因而反抗和拒绝。但这一千名士兵被俘虏后，通过红十字会当然又被遣回，并坚持去到犹太人区，把那里变成了战场。现在此地居然有人说我们褻渎了犹太人圣地。

在进行巷战的情况下，不仅是犹太教堂，而且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包括阿克萨清真寺都遭到损坏。这是历史的事实，很多当时目睹而今天还活着的人都可以作见证。我们有史以来从不褻渎任何犹太人的地方，我说过，如果我们这样作，自己就不算是好的穆斯林信徒。

托管刚一结束，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犹太人部队，立即在该月15日到18日的三天三夜时间内无情地猛攻城墙环绕的城市。作为以色列军队的攻击队伍的犹太自卫军攻击连也参与在内。但他们被坚决的公民们驱退了，公民们大都赤手空拳，由于没有常规部队或任何常规、可靠的补给，他们无法继续进行保卫战。他们用尽了最后一颗子弹，就以手中剩下的棍棒抵抗最后的进攻。到了那时候，只有那时候他们才向他们的约旦弟兄发出紧急的求援。一支约旦军队的先头部队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占领耶路撒冷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在1948年5月18日黎明去执行一樁悲天悯人的拯救任务的。在我们被迫进行巷战的时候，

(约旦)

不仅犹太教堂，正如我说过的，而且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包括阿克萨清真寺在内，都遭到损坏，经过数年才得修复。

世界的良心不能容忍对耶路撒冷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们进行大批屠杀，并将近90,000人驱逐，当时很多人被赶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围绕的内城中，在寺院或亲友们的任何找得到的地方容身。任何经过那一段岁月的人都对此事耳熟能详，而且直到今天象这样到处觅地安身的人还不在少数。

约旦军队在等待和寻求联合国进行政治解决的时候，设立了军事管理当局。正当所有这些努力都被以色列打击和破坏，而东巴勒斯坦被削离海岸，削去西面，北面和南面的时候，是巴勒斯坦居民们自己要求，在巴勒斯坦问题获得最终解决以前，同他们东面的约旦弟兄统一。

我还要再提到一点。1950年4月24日的统一法案本身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西岸与东岸统一法案第2条说：

“确保所有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并且以一切合法的手段，充分的信念，在不影响到正义事业的最终解决同时符合民族愿望，阿拉伯人的合作和国际正义的原则下，保卫这些权利。”

这个立场从未改变，现在国际社会正努力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必然要由巴勒斯坦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以他们自己愿意的任何方式行使他们的自决的权利。这是生活在这个小小寰球上的每一国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必须承认从我刚才的一番话看来，“约旦占领”这种说法是不通的。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自己占领自己。在那段时期所有耶路撒冷的总督都是土生的居民：贾马尔·图坎；著名的历史学家阿里夫；最高法院法官，达德·阿布卡扎勒；英国委任统治的资深行政长官之一，哈桑·卡提布；安瓦·努赛伯；安瓦·卡提布和其他的总督都是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子孙。市长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安曼的中央政府一级官员也是如此。内阁中至少有一半，国会中有一半，军队中有百分之

(约旦)

六十到七十都来自西岸，每当侯赛因国王陛下出国时，三边摄政中总要包括来自西岸的人。

目前，在以色列占领，殖民和并吞下，一个以色列下士就可以传唤当选的伯利恒市长，或任何市市长或镇长来接见，或令他们接受被提升的军事统治当局的一名以色列少校，上校或准将，或可能是一名上尉发出的传票或驱逐令。但人民的统一国家却从未夺取过一寸领土，因为领土属于居住的人民，这种平常的权利是以色列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征服，就是排除当地的居民，这就是两者根本的不同之处。

从1967年以来，以色列是怎样单方面地占领，并吞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呢？很简单，那是从他们在1948年取得了所有必要的法律经验以后。占领当局的做法如下：1967年6月27日，以色列议会在1948年的所谓法律和行政条例中加上一小段说：

“国家的法律管辖权和行政管理应适用于经由政府明令规定的以色列土地的一切区域。”

这里谈的是政府的命令。第二天他们即通过命令把耶路撒冷包括进去。我们不要忘记，全世界都认为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占领区是占领区，而以色列却轻松地将其称之为以色列土地的一个区域，当然啦，还是通过了一道命令的。

1967年6月29日，一项以色列军事命令撤销了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市政理事会。过不久，耶路撒冷的市长，鲁希·卡提布先生就被逐出国境了。

我不懂，何以国际法学专家们花了全部宝贵的时间去分析法律的对错，其实，只要仿效以色列人那样颁发一两道法律，命令或条例来决定整个民族人民的命运，击中国际法和普遍价值与遗产的要害岂不是容易得多。

如果以色列可以不受国际法的管束，那么国际社会当然也不用去作这种不法之徒的驯服仆佣，前者若无美国的支持，早就在国际法和全世界的意志下就范了。

(约旦)

并吞耶路撒冷，采取措施改变圣城的地位和特性是公然违反国际法，1907年《海牙公约》，1949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公约的行为。它横蛮地违犯了《联合国宪章》中明确禁止使用武力夺取领土的规定。它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大会1967年7月4日第2253(ES-V)号和1967年7月14日第2254(ES-V)号决议，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252(1968)，267(1969)，271(1969)，298(1971)和最近的1980年3月1日第465(1980)号决议。

因此，我认为而且事实上，这是一个作为联合国最高行政机构的安理会同一个侵略者以色列实体之间的问题。

1980年5月17日至21日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一届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极其震惊地审查了这个除圣城外并吞全部耶路撒冷的问题。以色列侵略者在扼杀耶路撒冷的生命和遗产之余，现在甚至似乎决心要摧毁它的具有1,400年悠久历史的神圣处所，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

1969年8月21日，一名据报为精神错乱的澳大利亚人企图在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且部分得逞。一个半月以前，据前国防部长伊塞·魏治曼说两名以色列士兵和他们的同谋犯正要进行一樁罪行时被捕，同时被拘获了264磅炸药，大批炸弹，导火线和电线。随后又透露了这些精神并未错乱但头脑确系狂热的士兵的计划是，炸毁受人礼赞的阿克萨清真寺和举世无匹的岩石殿，两处都是近九亿穆斯林信徒心目中亲密的神圣之地，一个是伊斯兰第一个礼拜的方向，另一个是他们的第三个神圣的寺院。那个地方是先知穆罕默德夜间旅行前往天国见证上帝之无尽创造的地方。

那个计划原订在星期五动手，而星期五——除了拉马丹的人更多以外，两个清真寺内外和整个圣堂外露天的地方，通常总聚集有至少100,000个进行祷告的礼拜者。那将会杀死、杀伤、和伤残掉数千人。文明和文化将会丧失掉最古老和无价的宝藏之一。那个寺院结合了阿拉伯，拜占庭和巴勒斯坦的风格，代表

(约旦)

许多种文化的艺术才能的汇合，是古代建筑结构的组成部分。以色列还承认，这个恐怖集团的目标还包括炸毁耶路撒冷和全巴勒斯坦的许多基督教堂。由于以色列的地下军事活动，象雨后春笋般到处滋长，谁能预料何时还会出现第三次这类企图呢？

我要肯定的说，对基督教和穆斯林的信徒而言，耶路撒冷城中的神圣处所如同他们自己的心脏那样重要，那里联系着他们的精神经验和信仰，他们超过2,000年深刻精神历史中的记忆，传统和存在。如果以色列人以为耶路撒冷单单只是犹太教而非其他信仰的精神中心，那他们就太短视了，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以色列人可以用最激情的字眼诉说他们的感情——这是他们的天赋权利。但是他们既无权，也不能铲除其他两大宗教对耶路撒冷怀抱的具有精神和历史意义的无休无止的强烈内在感情。在耶路撒冷，没有了阿拉伯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人就没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对穆斯林和基督徒也是如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存在，虽然正如我以上提到的日益遭受着威胁，但却与耶路撒冷的两大宗教的具体体现交织为一，无法分割。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象哨兵和守卫者一样，每天都要去上教堂和清真寺；没有他们，这些地方就只能变成空空的博物馆，只剩游客和偶然造访的香客。

由于以色列已开始通过以色列议会的立法程序把他们并吞的既成事实订入基本的法律，因此40个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已决定，除其他措施外，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审查以色列这项决定的危险，宣布该决定的实施为无效，并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任何一个行动严重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顽劣成员施加制裁。

联合国已经通过许多决定，但都没有用处。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宗旨就是促请安理会充分负起《宪章》规定的责任，尽早采取有意义的约束的行动。我国代表团深信安全理事会不会推避它的庄严责任。

人们在传言：以色列实体的代表反对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使用了 AL Quds Al-sharif 的名字，这个名字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圣城”的意思。以色列代表要人们使用希伯来名字，但他应该晓得，希伯来族对这个城的称呼是传自巴

(约旦)

巴勒斯坦祖先，吉布赛特·卡纳奈提斯人，他们在5000年前建立这个城，称它作Uru Salema，或“和平之城”。一个意大利考古队最近在北叙利亚埃布拉进行发掘，发现了吉布赛特人的铭文中称耶路撒冷为“和平之城”。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顽固态度使世界走上冲突之路。让我们共同行动来避免一场全球性的浩劫。首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以色列立即撤离所有占领区，首先是圣城耶路撒冷。这可能是通往人类期待的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跳板。

主席：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第二个发言者是埃及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看到您，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使我感到宽慰。 埃及代表团已向您就任安理会主席表达过最热烈、最真挚的祝贺。 来自挪威的，能干的、曾长期出色地为和平工作的外交家在安理会审议和平城市的问题时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耶路撒冷圣城的地位具有显著而极为深刻的意义。 由于该城在宗教上和精神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要保护这个圣殿并使人们能去圣殿朝拜，国际社会就必须断然拒绝任何单方面改变其地位的作法。 虽然安理会、大会和其他主管机构作出了很多的决议，耶路撒冷和被占领领土的局势仍在迅速地恶化。 以色列当局每天都在系统地按照事先策划好和宣传得很好听的计谋建立新的居民点，扩大原有的居民点，占据土地，拆毁房屋，驱赶居民，包括当选的官员们。

今天审议这个问题，证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整个被占领领土的政策产生的危险和严重影响；以色列的政策完全无视《联合国宪章》，无视国际法的规定，也无视正义和正统性。 这是一个坚持破坏一个民族实现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政策，是一个坚持破坏为在我们区域建立一个公正的和平而诚恳地努力的政策。

安理会已听取了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们的全面和清晰的介绍。 他们提出无可反驳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以色列对耶路撒冷进行的阴谋。

这不是第一次，我也不怀疑这不会是最后一次，由安理会开会审议圣城的地位。 在此之前，安理会也曾多次审议过耶路撒冷的地位并曾一致通过不少的决议，但遗憾的是，从未付诸实行。 虽然以色列固执地使国际社会不能实现其愿望，埃及代表团仍然坚信，如果以色列认为这些决议都没有什么价值，注定要被搁置起来而且不会产生任何效力就被放在联合国的档案里，那么它就错了。 从法律观点看来，这

(埃及)

些有关决定已经发生了作用。通过这些决议就证实了国际法中有关原则能够被应用。这些条款更加果断地，而且一再地明确肯定吞并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企图是非法的、无效的。联合国各主管机构的决心明确地、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从而使过去、现在和将来任何吞并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因此，对以色列来说是很清楚的，绝不会给它吞并耶路撒冷的阴谋加上合法的外衣。

在这次辩论和以前数次的辩论中，发言的主要内容都足以说明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一切企图和措施造成的极为不利的影晌和广泛的含意，尽管对这些企图的起源加上什么样的定义描述或标记。

以色列一切改变圣城地位的企图和措施，无论是行政方面的或是在立法方面的，无论是来自现任政府或前任政府或联合政府，或来自分散的党派或甚至一些个人的，都被联合国主管机构判断为完全无效的。大家一再而坚决地吁请以色列放弃它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不要再进行任何旨在改变圣城地位的行动。这些决议的共同效果在于形成一个法律机构的权威性表态，肯定了当前国际法律秩序的一个基本格言即，不容许以武力没收别人的领土和必须尊重具有约束力的有关国际法则。如果容许以任何形式践踏该项主要原则将会使我们现代文明的大厦处于危险中。

当前的辩论是对以色列议会提出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法案作出答复。该法案的最终目的是支持1967年战后宣布的那些非法措施。人们还记得在那些措施被宣布后，大会通过了两次决议，1967年7月第2253(ES-V)和2254(ES-V)号决议。大会宣布那些措施无效并请秘书长就有关执行大会决议问题作出报告。应对以色列逐步吞并耶路撒冷的花招仔细地研究。回想起当时以色列使用的方法甚至很有讽刺意味。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在1967年大会上发言，他企图使他的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合法化，他说：

“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行政方面的措施无损于以色列为达到保护各方面宗教利益的目标而努力的心愿和意图。”(A/PV.1554,第74段)

(埃及)

埃班先生显然试图保持一个后退的架势并给人以印象，认为虽然以色列在1967年采取措施，仍有可能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埃班先生当时强调的是以色列采取的是行政性措施而且采取这些措施无损于最终的成果。这看来似乎较灵活的架势未能坚持多久。在此之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瑞士塔尔曼大使即与以色列当局进行会谈。秘书长于1967年9月12日递交了一份报告，在此报告里，他的私人代表揭露了以色列的真实意图。这份报告说，以色列的领导人已向秘书长的私人代表讲明，以色列正不遗余力地把该城在1967年6月之前未在它控制之下的那些地方置于它的主权之下。以色列当局说，统一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而且是无法商谈的。以色列当局正在缓慢而坚持不懈地实现其扩张阴谋并效力于扩大该城的领域着眼于吞并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更多的大片土地。由于执行了这样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据估计，以色列已将西岸约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并入城区。在1980年通过一项国家的法律然后公然宣布这个扩大了、包括约旦河西岸的三分之一大地的城市是以色列的首都，确实是达到国际上无法无天的顶点。

埃及的地位有案可查。萨达特总统最近访问美国时对此作过明确和充分的说明。他在1980年4月说，圣城——耶路撒冷——

“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独一无二的思想中心。我们想在那里树立一个全体信仰宗教者的坚忍和团结的模范。在当前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以武力合并领土或没收别人的土地无助于实现我们所主张的共存。”

萨达特总统继续说：

“不能把这个城市的统一用来掩盖扩张和剥夺权利的行动。”

因而埃及的立场是，全体埃及人奉为圣城的耶路撒冷是约旦河西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耶路撒冷犹太区应永远保留在阿拉伯的主权内，住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

(埃及)

巴勒斯坦人当然应行使他们自决的神圣权利。这个圣地应不区分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向一切信仰开放，必须放弃一切改变耶路撒冷阿拉伯区人口组成的措施。以色列当局，作为一个占领当局应当严格地被局限在有限的行动范围内，遵守1949年日内瓦第四项公约和其他有关国际协定。这就是埃及的主要立场。

当据报导说，即将在一条基本法律伪装下进行最后的一次打击时，埃及强烈并断然地反对。埃及外交部于1980年5月15日于开罗发表了一项声明，肯定埃及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的司法或政治地位的企图以及任何旨在制造既成事实的行动。声明说：

“这项行动造成了一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合法原则、违反戴维营协议的基本原则与和平精神的严重的局势。”(S/13945, 第2页)

埃及政府已极为清楚地表明，这一政策对和平的进程有不利的影晌并已严重地破坏了为争取公正的和平所作的巨大努力。在此情况下，埃及政府停止了和平谈判。

对耶路撒冷，国际社会从开始就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圣城的独特重要性。全世界都承认安理会所审议的事包括超越一切人为的地理和政治界限的极为敏感的政治、法律、宗教和非宗教的问题。因此，埃及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一切改变这个城市的措施的意见都遭到反对并且是明确而坚定一致地反对。埃及代表团非常诚恳地希望有关巴勒斯坦的其他问题，特别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分割权利的问题，也能很快地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欣慰地注意到数天前，欧洲共同体采取了建设性的立场。十年多年来，埃及一直和欧洲共同体保持密切和经常的接触，并一直敦促欧洲共同体发表一项明确的政策声明支持在中东建立一个全面、公正的和平。威尼斯声明受到埃及的欢迎。萨达特总统称之为具有积极的、平衡的意义。外交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发表了埃及对欧洲共同体建设性政策的支持并欢迎威尼斯声明

(埃及)

的宗旨和原则。此外，他宣布埃及完全准备和派到中东来的任何代表团合作并保证埃及将不遗余力地确保一切旨在达成中东全面和平的建设性措施获得成功。

去年，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446(1979)号决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明确地具有检查与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居民点，包括耶路撒冷的居民点在内的有关情况的任务。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提到迫切需要以色列同意执行安理会与耶路撒冷有关的各项决议。正如委员会的报告所阐明的，埃及充分给以合作。该委员会于1979年访问开罗与政府高级官员广泛进行会谈，包括和总理、外交部长还有许多非官员们进行会谈。关于最近发生的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问题，埃及代表团注意到委员会主席马蒂亚斯大使最近的一封信请求提供对该委员会的任务有影响的资料。我们衷心地欢迎该委员会的可贵的努力，并向其主席葡萄牙大使马蒂亚斯及委员会成员辛勤而客观的努力致敬。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埃及的政策是，而且将永远是基于在中东建立公正的和平，将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提供享有和平、安全和繁荣的良好机会。因此最紧要的是结束占领；同时还有必要认识到采取挑衅性的措施是无用的政策。远见和勇气是保证和平和正义的先决条件。现在正是时候，这个世界，在安理会所代表的世界，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证迅速地实现此崇高目的。安理会的行动将影响——并将深深地影响到——不仅一个民族的命运，而且还将影响到全世界数亿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的深厚宗教感情和精神遗产。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毛里塔尼亚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被占领的阿拉伯巴勒斯坦领土上又再次爆发了暴力事件，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哀痛和悲伤。安全理事会把这个冲突事件列为最迫切的问题，很不幸，这个冲突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也看不到解决的曙光。

安全理事会对这个冲突表现的关切之情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从中东发生的事件来看，这种关切是应该的。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今天全世界的国际平衡、和平与安全处于危险的境地，比任何时期都严重。

今天这一场给人类造成悲惨后果的冲突为什么对我们的威胁比以往更大呢？是因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公平——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维护者在一个多世代以来所努力造成的——导致了这场冲突，现在达到了最高峰。

的确，30多年以来盘据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军事系统，在一些强国的协助下，一直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我们这个组织在承担起允许成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时，它本身就在帮助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没收其土地，驱逐出境，并企图有计划地把他们消灭。

这个悲剧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良心，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来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最神圣的权利，以至前此的国际秩序终于陷于混乱，被压迫人民真正动员起来反抗那些曾经努力和仍在努力使本组织给予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干下的罪行以政治和道义上支持的那些人们。这个危机削弱了本组织，而今更威胁到它的基础。我们这个组织如果曾经受到这个危机的震撼的话，那是因为略居多数的会员国所通过的各项决定被不断地以程序问题提出质问，这种手段根本不公平、不合法、不合乎最基本的常识。

的确，有些国家试图用各种手段来证明《联合国宪章》内所载的专横权利的合理性。这种权利在法律上使得超级大国，单单一个超级大国相等于或甚至超过本组织150多个会员国，这不仅是脱离常轨，并且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我说的是被过于滥用的否决权，很不幸这个权利继续使本组织陷于瘫痪，在全世界引起暴力反应，这是那些无法依靠国际正义来保护他们最神圣的自由和生命的权利的人们的合理发展。

(毛里塔尼亚)

请让我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话，因为，很明显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安定与自由现在比以往更离不开这个已经变成《联合国宪章》最重要部分的原则。

我们深切而真诚地认为在起草《联合国宪章》时为自己攫取了这么多政治特权的那些人也会十分清楚他们所负的巨大的道德责任。我们还认为，由于这个责任，他们会努力维护正义和法律，避免对联合国主要负责寻求解决办法的一些问题既作法官又作陪审员，这个角色最具吸引力，但却危险而可鄙。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国是个小国，而且更因为我们从《宪章》中看出它是致力于自由、正义与和平的真正法典。

各国都曾自由而庄严地宣誓尊重《宪章》，其中有力地宣称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对我们来说，这是经过一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以后所建组织的基石，这场战争在道德上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仍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如果这仍然是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信念的话，却似乎无论如何无法唤醒某些强国，这些国家关心于扩张他们的生活空间，设法在全世界建立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和他们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他们在疯狂地进行殖民征服活动时，很自然地把以色列和南非当作活动基地，来消灭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和南非人的解放运动。

非常清楚，并不是本组织的容许态度造成犹太复国主义者践踏各项有关的大会决议和决定。大会对关于以色列推行的扩张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所作的裁决已足够明白和坚决。

这个政策的形式和实质都受到明确而无情的谴责。事实上，以色列之所以蔑视本组织，推行消灭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无疑是帝国主义的罪恶同谋继续在军事上经费上和外交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结果。在帝国主义无条件支持下而增强的以色列继续在中东蓄意侵害最基本的人权。

这种对《宪章》条文和精神的破坏行为不幸导致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其财产被

(毛里塔尼亚)

没收，最近达到了高潮，毫无理由地把希布伦市和哈勒胡勒市的市长和希布伦市的伊斯兰法官驱逐出境。纵使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下，巴勒斯坦人民仍然自由地以民主方式选出了这些杰出的巴勒斯坦人。

在这方面，安理会曾通过了两项决议，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顽固抵制，仍旧是一纸空文。然而以色列的傲慢政策还不止此。一直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部分的耶路撒冷，在许多原因上是一座圣城，刚被改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团的首都。这个城市的圣地遭到亵渎。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社区不谴责这个从道德和做人的观点来看都有破坏作用的行动的。1980年5月17日至21日在伊斯兰堡召开的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对以色列政府的这个决定加以谴责，并认为它无效。他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团的这个决定所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

安理会又一度被摆在她面前已30年的问题所困扰。很明显，由这次会议的讨论所作的决定不仅对阿拉伯巴勒斯坦而且对全世界的和平、安定和公平具有长远的影响，因为巴勒斯坦的局势已经引起许多其他地区的局势不安，逐渐把这个星球带入一场战争，将给整个人类造成极大的严重后果。

1980年代应当能够为巴勒斯坦问题找到一个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将是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成绩，这是我们对它所抱的希望，因为否则全世界将再次面临一场战争，减损人的良心和理智。但是，如果不幸在联合国架构内无法找到一个解决办法，那么阿拉伯国家这方面就会负起全部责任，因为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合法斗争不仅为了确保生存权利，也是为了保卫阿拉伯国家最宝贵的价值，即其古老的文化，尊严与人格以及他们的责任感。

在这方面要指出的是，只要作为阿拉伯国家整体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巴勒斯坦人民还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统治和剥削下受苦，并被迫流浪乞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试图在其范围内制订独立和繁荣的条件，不论是多么需要，都会是毫无用处的。

(毛里塔尼亚)

在这种情况下下的任何独立和繁荣只能是虚假的，实际上是一种背叛行动。奉行这条路线的人免不了得向历史及他的人民作出交代。

在同人类的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斗争时，阿拉伯国家并不孤立，不能孤立，永远也不孤立，因为象昨天一样，今天这是个正义对非正义、真理对虚假、道德对否定人类最神圣的权利，即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的问题。

在中东、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的斗争都是一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团和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各个领域密切勾结，企图扑灭那些区域的人民争取独立的火焰不是偶然的。

同样，应当强调指出，相同的强国在安全理事会上对相同问题一向持相同态度也不是偶然的。选择是清楚的，责任是分明的。很不幸，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仍然有公然违反人权的事情，这都是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干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天比以往更为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道德价值。

我想说一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一个人可以被无故追捕、无理判罪，未经审判而予处决，我只愿这样说，我们对向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及其外国支持者的磨坊添加谷物负有责任，并且负有沉重的责任。一个人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是什么种族和肤色，一个基本道理是，他们生命十分宝贵，不能没有清楚的道德理由而将他处死。

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更需要团结一致，抵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行动。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经常利用我们的分裂在我们的区域称王称霸。我们要在各自的国家内建立促进团结的气氛，巩固我们的独立，在阿拉伯国家内建立坚定而广泛的团结，是每个阿拉伯国家刻不容缓的紧迫义务。阿拉伯国家十分需要团结，此外，今天更需要加强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自然团结关系，有谁比纳米比亚人民更能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境遇呢？有谁比南非人民更能真正地了解黎巴嫩的处境呢？有谁比非洲国家更能体谅阿拉伯国家遭受的痛苦和所抱

(毛里塔尼亚)

的希望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势演变到当今的情势，世界上肯定有所发展。联合国的范围有了扩展。本组织追求实现的《宪章》的基本目标，全世界都参与，也日益成为一个事实。小国借助斗争，有时付出相当大的痛苦代价，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仍然是件急务。帝国主义几年前由于国际情势，被迫采取退却政策，如今似乎又在设法控制情势。为了帝国主义多国公司的利益，他们明目张胆地以武器、金钱和宣传来利用以色列和南非以图确保他们对非洲和中东的原料的控制。

在这个期间，巴勒斯坦人、纳米比亚人和南非人民被迫在他们祖先遗留的土地上设立的集中营内过着单调的生活。报纸上每天登着，电视上每天播映着鼓胀着肚，流着眼泪，有着发烧面容的儿童照片，令人不忍卒睹，这显示出被强加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灾难有多么深重，多么悲惨。这些人被迫乞讨，每天生活在贫穷、疾病和痛苦当中，但是，当他们用武装力量来保卫他们的生存权利时，却被称为恐怖主义分子。

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这套手法当然并不新奇。他们难道不是长期使用“黄祸”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吗？

殖民国家不是也利用所谓“过早的独立”的说法来阻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获得独立和国际主权的吗？

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战略包括利用宣传巴勒斯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独立会导致世界末日来恫吓全世界。这个战略并不新鲜，人们不感到惊奇。

正如中国进入联合国，津巴布韦最近获得独立一样，纳米比亚和南非也会成功，因为真理是顽强不屈的，不论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什么地方，不论有多富、军事力量有多强、世界上没有国家在现在或将来能够阻挡历史的进程。

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整体的一部分，它的解放和整个巴勒斯坦的解放是分不开

(毛里塔尼亚)

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盟帮想利用耶路撒冷问题制造一种情势，使人们只见树不见林。但是这不是，也不可能成为问题的。

我们都同意，耶路撒冷确有它的特性和它自己的宗教地位。但是这不能抹杀一个事实，即圣城在法律上和历史上都属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议会根据所谓的圣经解释所作的改变圣城的性质和地位的决定只能打动那些一向利用宗教来追求基本的物质利益的人的心。今天，很明显，犹太复国主义住进圣城的一部分，以及他们正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性质上都与宗教无关。事实是，人们还找不出为了这种不人道，不正义的目的而对宗教加以亵渎和利用的前例。以色列的态度和无信仰、无法无天的殖民者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用宗教外衣遮盖其殖民探险的用心，以便于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进行掠夺。

正如已经说过的，殖民者背着十字架来的时候，土地在我们手里，后来他们把十字架交给我们以后就拿走了我们的土地。这就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所曾使用的政策，企图证明它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是合理的。

但是，看来以色列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都不了解历史是不可逆转的，少则一年，多则五年或十年，他们也会和他们的同类一齐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不是刻意要改变一个老传统，不过我决定用通常在开场白中所说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安全理事会主席是我的朋友，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也是巴勒斯坦事业和非洲大陆的独立的坚强的卫护者。主席先生，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朋友何以要把这些话留到最后对你说的原因。我代表我的国家，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不仅对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而且还对你的国家在维护《宪章》的基本原则方面所持的坚定而勇敢的立场表示热诚的祝贺。

主席：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以色列代表希望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布鲁姆先生（以色列）：首先，我愿对努赛贝大使表示我的谢意和感激之情，他在安理会如此煞有介事地解释了为什么一定要把约旦视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理由。巴勒斯坦约旦阿拉伯国的代表今天在安理会以他特有的简单粗暴的方式谈到了耶路撒冷。他任意想象，继续进行最粗陋的捏造。他还改不掉老习惯，随便对待各种事实和数字。

约旦竟然在安理会数落耶路撒冷，这是当众对历史的侮辱，因为约旦被谴责为现代史上第一个对耶路撒冷圣城进行轰击的国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正是约旦（当时称为外约旦），断然不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1948年进攻了耶路撒冷，旨在摧毁刚刚诞生的以色列国，非法强占他人的领土。约旦包围了耶路撒冷，并对其居民、历史古迹和宗教圣地开火。

约旦军队用迫击炮弹进攻并摧毁了耶路撒冷旧城人口稠密的犹太居民区，并夺取了该城的东部，包括历史性的筑有城墙的地区，那里有对犹太人、基督徒和回教徒来说是神圣的各种宗教圣地。在1948年到1967年期间，耶路撒冷是一座被铁丝网和布雷区一分为二的城市。约旦公然违反1949年《以约停战总协定》，禁止犹太人进入他们的神圣处所和各种文化机构。更有甚者，约旦政府还有系统地着手消灭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各种历史遗迹。58座犹太教堂横遭破坏和亵渎，其中有些是很古老的教堂，如有700年之久的胡尔瓦犹太教堂。那些没被夷为平地的犹太教堂都已变成了厕所，马厩和鸡舍，遍地是粪堆、垃圾和尸骨。在这个过程中，虔诚地为子孙后代保存的成百上千部犹太教经卷圣书，都被劫掠一空或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在若干世纪来一直是犹太人的圣地橄榄山上，古老的犹太人坟场上的50,000块墓碑中有38,000块被挖了出来，受到亵渎，砸成碎块，被用来作为修筑公共厕所和约旦军队兵营的石板、台阶和建筑材料。这个坟

(以色列)

场的一些大片地区经过平整后变成了停车区和加油站。约旦政府通过坟场的其余荒芜地区开辟了一条柏油路，为通往无礼建在橄榄山顶的一所新旅馆提供了一条捷径。

约旦的歧视性政策还不仅是针对犹太人的，众所周知，犹太人是~~不准~~住在耶路撒冷的约旦占领区的，尽管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150年以来一直是该城人口的绝大多数。

在1948年到1967年约旦占领耶路撒冷东部期间，出现了停滞现象，大量人口移出，因为约旦为了确保安曼的首要地位，抑制耶路撒冷的经济发展。在约旦占领下，基督徒居民受到的打击特别利害，他们的人数在这期间大大地缩减，从1948年的19,000人减至1967年11,000人。

约旦在1952年宣布伊斯兰为它国内的正式宗教，这一宣布也适用于耶路撒冷约旦占领的地区。结果，基督教假日不再被承认是基督徒公民的正式假日。基督徒的文职人员必须把星期五作为他们一星期的休息日，星期六要到上午11时才准备离开工作岗位。基督教学校星期五必须放假。

1953年，一项约旦法律对“外国宗教组织”的宗教机构购买土地施加了严厉的限制。1965年，在没有约旦政府预先的特别许可的情况下，约旦完全禁止在耶路撒冷城垣内取得土地所有权或拥有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阻止了在旧城内建造任何基督教教堂或礼拜堂。

1966年10月，约旦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歧视基督教教会机构和牧师，诸如取消这些机构和牧师以前享有的关税豁免。

1955年通过的一项约旦法律，从通过之日起，严格实施，也是反对基督教教育机构的。这项法律要求这些机构放弃用外国语讲授，代之以阿拉伯文。同时还开始教授《古兰经》。

1967年耶路撒冷重新统一时，非犹太居民大约有70,000人，大概是其人

口的四分之一。此后，非犹太人口一直上升到10万多人。

在这方面还可以回顾一下，从1948年到1967年的19年间，约旦还禁止以色列的回教徒公民去耶路撒冷旧城的清真寺朝拜祈祷。他们只是到1967年该城重新统一时才能够去这些清真寺。

因此，这是1948年到1967年约旦占领耶路撒冷东部的可悲记录。约旦政府毁坏了旧城古老的犹太居民区，赶走了其全部居民，而后禁止犹太人进入，甚至作为旅游者也不得入内。约旦政府对该城的基督徒居民以及基督教宗教机构进行严酷的压制和歧视。它同样歧视以色列的基督徒公民和回教徒公民。相反地，耶路撒冷今天对其全体居民开放——犹太人、回教徒和基督徒，还对来自各国各种信仰的人们开放。它还甚至对那些自称是以色列的敌人的人开放。到目前为止，数以百万计的来自全世界包括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的游客都已访问了耶路撒冷，而且可以自由出入瞻仰他们各自的神圣处所。可是，约旦代表却在安理会放肆地发挥其生动的想象力进行各种捏造。

各种法律制度有句共同的格言，英国的法律中表达简练。这句格言十分简明地说：“前来寻求公正的人必须双手干净。”约旦代表也许最好记住这句格言。

主席：约旦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努赛贝先生（约旦）：对一个占领我的国家的实体的代表作出答辩，我认为这简直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由于他大量的捏造和歪曲，我认为还是非要答辩不可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些捏造和歪曲，同我稍前向安理会提出的事实真相和各项事实是完全不一致的。

首先，我在说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东岸和西岸统一期间同东岸的兄弟们一起过着尊严、平等和自由的生活时，我说得非常明确，特别清楚，那是一次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最后解决之前1950年议会通过的临时安排。正如巴勒斯坦人在那些侵占者、侵略者和占领者至今二十年的统治下生活那样，在一个军事长官的专横暴

(约旦)

戾下生活，对任何一方，至少对全体巴勒斯坦人来说，难道就会好过一些吗？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最后解决之前需要过体面的生活。

我所说的话绝不意味着约旦就是巴勒斯坦约旦国。我的意思是，在巴勒斯坦人民重新获得回到自己家园的基本权利之前，两个兄弟在他们需要的时刻同舟共济，尽力使局面转好。“尔莫要偷巧”乃是戒律之一；以色列代表谈到的那些以色列人都还生活在我们的家园，生活在整个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家园。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约旦是约旦，仍然如巴勒斯坦被分裂被肢解以前的那样。

以色列代表讲到的第二个问题——他讲了这么多，我保留对他的捏造进行比较系统的答辩的权利——是指责约旦军队在其驻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期间袭击神圣处所和犹太居民区。我想大家都知道——联合王国大使可以证实这一点——约旦军队在整个委任统治期间从未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未发一枪地迅速彻底地撤出了所有巴勒斯坦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阿拉曼岸、卡塔曼区、米亚夏伊兰以及耶路撒冷的全部战略地点。约旦军队是一支有纪律的武装力量，他们跨约旦河是为了能使联合国——联合国的调解员和其他所有联合国执行任务人员——执行联合国关于解决巴勒斯问题的决议。只是在1948年5月18日，即委任统治结束后的三天，那支约旦军队才进入耶路撒冷、拯救90,000名不幸的、非武装的、一生中从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平民。

在英国委任统治下，任何人被发现有一颗子弹，都要依法被绞死。但是我们的人民对以色列军队最精良的打击力量还是抵住了三天，直至他们战斗到最后的一颗子弹都用尽。就在这个时候，600名约旦军队才在我国人民的紧急请求下开了进去。我的亲兄弟在执行那次过约旦河请求他同胞兄弟的救助任务中，一条腿被砍掉了。

以色列代表，同过去几年我在这里所碰到的所有以色列代表一起，总是逐渐抬高耶路撒冷小小的犹太居民区里犹太教堂的数字。只要问一问来自耶路撒冷旧城

(约旦)

的任何人，他会回答说有四个犹太教堂——两个是重要的，即 Al Kanis Al-Kabir, 或称犹太大教堂，和 Al Kanis Al-Soghir, 或称犹太小教堂。不明白布鲁姆先生是怎么能得到58个犹太教堂这个数字的，除非他把每一户犹太人都看作是一个犹太教堂。过去曾提到过的数字是48。但是大家都知道，旧城里有四个犹太教堂，而且我曾说过，如果我们要想亵渎这些神圣处所的任何一处，在过去的1,400年间我们早就可以这样做了。但是在这14个世纪中，一块石头都没有被碰过。是以色列人把斯顿党集团某些最坏的分子渗透了进去。企图从外界、从贾法门、以及从犹太居民区，炮轰耶路撒冷这座圣城。天知道这将会给90,000名非武装的平民带来什么样的遭遇，一旦他们仅有的一些子弹耗尽，几根步枪就变成几根棍子了。他们在公开市场上买一颗子弹往往要付出整整一个先令，因为他们不象以色列人那样，没有人向他们提供金钱和武器。

以色列代表谈到亵渎以色列的神圣处所问题。他当然提到了橄榄山上著名的坟场。请允许我读一读1970年1月20日约旦代表的一封信中的有关段落。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

“……所说亵渎橄榄山上犹太坟场一点又是以色列不应当提出的问题，因为一提到它就势必引起比较，令人痛恨不已。首先，这个犹太坟场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它是属于回教教产（慈善基金会）的一块土地”——它说明了如何转成犹太教而后转成憎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土地——“租给犹太坟场，为期一百年，这一租约已在……〔十多年前〕前满期。……这个坟场所受的损害〔不管有多小〕是以色列伙帮和军队于1947年底和1948年初占用坟场炮轰旧城，企图加以占领的结果。”——以色列代表说，约旦军队是第一个轰击旧城的，可他们从未发一枪一弹——“约旦民政当局在该城一成立，市政府就指派了特别看守人和管理员，负责该坟场的维持和保护工作。”（S/10517，第33页）

(约旦)

即使以色列切断了我们的所有电源和水源，这些工作还是做了。他们实际上要我们渴死；我们不得不临时采取措施，而且我们确实干得非常出色。

“另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毫不夸张，我们看到了世界上闻所未闻的一个最大的和罪孽深重的亵渎计划。”——这已编辑成书，我将在办公室找出来——“一个最神圣的回教坟场，即耶路撒冷西区的……马米拉坟场，至少有一千年之久。同克里姆林或阿林顿或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样，这一坟场内埋葬了各种标准的和在各方面有所成就的伟大人物——圣徒、战士”——哲学家——“人类和历史上的领袖——的遗骨。目前它的命运怎样呢？它已成为一个为人类和牲畜所践踏的公园，任何到耶路撒冷参观的人都可以亲自看到。”

(同上，第33-34页)

我相信，美国驻西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可以亲自核实这点，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紧挨着美国驻西耶路撒冷领事馆。

“在贾法的一个伟大宗教领袖神堂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如果有人前往贾法游历并且想在有异国情调的环境里喝一杯的话，他可以去到那里，走下几级台阶，就可亲眼看到。萨法得和泰比里厄斯的回教寺院都已变成画廊。伊范·姆·威尔逊的话前面已引证过，他在所著耶路撒冷，和平的关键一书第125页里这样说：

‘〔一九六七年〕战后，多少年来由于以色列军方的封闭，不能看到锡安山上若干基督教产业的基督教当局，发现山上有一些机关损失惨重。圣萨维尔的亚美尼亚教堂后院中亚美尼亚大主教的墓已被挖掘，尸骨遍地。教堂里面一块著名的拼花地板已在战时或战事刚完被人移去，而且教堂本身的失修情形至为悲惨。邻近的几个基督教坟场情况极坏，野草丛生，墓穴开裂……。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野蛮的破坏行为……正继续中！’

为什么应有理由相信呢？因为这种野蛮的破坏行为还在继续。一个月以前发生了，

(约旦)

而且还在安理会的文件中公布了。

“1968年战后，在1968年春季，有人发现锡安山上天主教坟场内83座坟墓的十字架墓碑都已破碎不堪。也就在这个区域内，多米兴寺院的塔楼许多年来被以色列军用作机关枪巢。”

“巴勒斯坦到处都有若干清真寺、教堂、神堂和其他圣地，落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遭到褻渎或毁坏，以致面目全非。约旦常驻代表在1968年4月19日致秘书长的信(S/8552)中举出过以色列境内基督教会的产业受到褻渎的例子。”(同上，第34页)

我想我不应该妄用安理会的时间，所以我就继续谈一些别的吧。以色列大使谈到了基督教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的演变和消失。如果他想知道基督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哪里，我一定会告诉他。他们主要都在安曼。他们大都已在安曼同他们的回教巴勒斯坦阿拉伯兄弟生活在一起，但是也有一些移民去了美国，他们同回教徒一样，天下处处都有他们。很不幸，以色列大使想钻这些小小的空子。我们从来没有那种想法。我们是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民族。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它包括有回教徒巴勒斯坦人、基督徒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巴勒斯坦人。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后，包括基督徒巴勒斯坦人和回教徒巴勒斯坦人。这里没有任何区别。这个概念是严格地适用的——不，不是严格；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至于以色列代表提到的假日问题，我想告诉他，对基督教学校，星期五和星期六是正式假日，而对回教学校，只有星期五是假日。基督教机构进口车辆或救护车同样享有免税。我是政府的一个成员，我记得我们经常碰到那种情形，基督教教会为了慈善目的提出的任何要求，总是毫不含糊地得到赞同的。对回教机构不完全是这样，但对基督教机构却是这样的，因为有些基督教机构不是当地的，而是来自其他的友好国家。我想，已故教皇保罗六世陛下在他1965—1966年光临

耶路撒冷访问时，也许就可证明了基督教在耶路撒冷所受到的待遇，因为我们认为，基督教是十分受尊敬的，我们把耶稣基督看作是来自上帝的神灵，因此我们也是据此行事的。

对以色列代表提到的某些其他问题，我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答辨。

主席：以色列代表希望发言，行使答辨权，我请他发言。

布鲁姆先生（以色列）：我愿提请安理会注意这样的事实：约旦代表今天在这里再次否定了他的国王，因为是国王侯赛因在1972年斩丁截铁地说，“约旦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约旦”。但愿希望努赛贝大使不会被他的政府控告犯有不敬罪。

努赛贝大使告诉我们，约旦人在1948年“只”毁坏了四个犹太教堂。这似乎是说，他认为毁坏四个犹太教堂是许可的。但是努赛贝大使今天在这里却无意间又向我们证明了他那尽人皆知的信用之低。因此让我向安理会提供这58个犹太教堂的全部名单。

1. Bikur Holim Synagogue
2. Or ha-Haim Synagogue
3. Ha-Ari ha-Kadosh Synagogue
4. Sukat Shalom Synagogue
5. Hesed El Synagogue
- 6/7. Habad Synagogues (two synagogues)
8. Shoneh Halachot Synagogue
9. Beit Hillel Synagogue
10. Menahem Zion Synagogue
11. Ahavat ha-Torah vena-Shalom Synagogue
12. Ha-Ramban Synagogue
13. Rabbi Baruch Synagogue
14. Rabbi Yehuda ha-Hasid Synagogue (the Hurva Synagogue)
15. Warsaw Synagogue
- 16/17. Eidot ha-Ma'arav Synagogues (two synagogues)

(以色列)

18. Beit El Synagogue of the Kabalists
19. Rabbi Yohanan Ben Zakai Synagogue
20. Ha-Emtza'i Synagogue
21. Istanbul Synagogue
22. Eliahu ha-Navi Synagogue
23. Beit Aharon Synagogue
24. Sha'ar Shamayim Synagogue
25. Yehudei Sepharad Synagogue
26. Yeminite Synagogue
27. Ohel Avraham Synagogue
28. Beit Meir Synagogue
29. Or Olam Synagogue
30. Karaite Synagogue
31. Tiferet Yisrael Synagogue
32. Ohel Hoshie Synagogue
33. Kurdish Synagogue
34. Porat Yosef Synagogue
35. Hayei Olam Synagogue
36. Kotel ha-Ma'aravi Synagogue
37. Sukat David Synagogue
38. Rabbi Neir Baal ha-Nes Synagogue
39. Georgian Jews' Synagogue
40. Ohel Ya'acov Synagogue
41. Zion Synagogue
42. Dubno Synagogue
43. Sdeh-Hemed Synagogue
44. Ahavat Zion Synagogue
45. Biderman Synagogue
46. G'milut Hasadim Synagogue
47. Hoshav-Z'kainim ha-Yashan Synagogue
48. Michael Rutman Synagogue
49. Torat ha-Cohanim Synagogue

50. Aleppo Jews Synagogue
51. K'tav Torah Synagogue
52. Or Zorai'ah Synagogue
53. Persian Jews' Synagogue
54. Chassidei Vizhnitz Synagogue
55. Chassidei Bratzlav Synagogue
56. Chassidei Tzortkov Synagogue
57. Kolliel Horodno Synagogue
58. Rabbi Pinhasel Synagogue

我非常希望，既然我已向安理会提供了这些犹太教堂的全部名单，约旦代表过去几年来在安理会兜售的两个或四个犹太教堂之谜，可以被消除了。在我开始念这张名单的时候，约旦代表竟然认为可以离开安理会会议厅，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这就是我们必须如何来估计努赛贝大使的可信程度和不可信程度。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只想报告一下军事占领下人民所享有的所谓教育自由。

今年2月13日，《大道》刊物报道说，所谓的以色列国防军教育官办公室，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制订一份新的禁书单，送到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各个学校。那些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这些书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里有“巴勒斯坦”这个词，或者因为这些书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表示了反对。

但是，6月9日，西岸的学校收到了一份禁书单，其中包括禁止阅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是我在《大道》看到的一则报道。这则报道真实地说明了我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学校里真是多么地自由啊！

我不想偏离我们讨论的题目。我们正在解决一个涉及耶路撒冷命运的非常非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全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命运。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回顾一下犹太复国主义关于耶路撒冷的概念，我们今晚简直就不能离开此地。

赫哲尔是如何提到耶路撒冷的呢？他在日记里提到

“如果耶路撒冷永远是我们的——如果我还能对之做些什么的话——我就要开始把它打扫干净。我要把非神圣的东西统统扫光，建立工人的住房……”等等。

那么，对赫哲尔来说，什么是“神圣的”呢？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说，在他的基督教概念里，如果他提到“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只是帮助增加仇恨，那么产生于这位“拿撒勒可爱的梦想家”——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教义的任何事物，在他看来，根本都不是神圣的，实际上都是应该除去的。这些就是赫哲尔的话。

今天上午，安理会得知，在以色列议会的一个委员会里，有一个有关耶路撒冷前途的基本法律草案。事有凑巧，以色列政府的代理法律顾问正是一向充任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的法律顾问。此人名叫巴色拉。那么他是怎样看待有历史意义的耶路撒冷的前途和耶路撒冷的人民的呢？这个法律顾问巴色拉在他的草案中说：

“整个耶路撒冷和位于该市城墙以外的已被指定为国家公园的所有公共地区……”——因此旧城将成为国家公园。

他接着说：

“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内许多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建筑价值的遗址，没有得到适当的看管：都被忽视了，因此，由一位部长和耶路撒冷市长共同主持的一个保护委员会，将要行动起来，保护风景优美的、具有建筑价值、历史意义和民族特性的居民区和各种遗址。”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国家公园里，不仅是景色和建筑我们才有兴趣，还有

人民，还有精神内容，也还有宗教信仰。 喏，这些都没有被考虑进去，那么正在考虑的是些什么呢？这就是如何赚钱的资本投资思想。 按照这项计划，以色列的预算将包括一项对耶路撒冷的拨款，这就是耶路撒冷能得到一笔所谓的“居民拨款”，这笔款项将根据耶路撒冷居民的人数来决定，随着具有以色列资格的耶路撒冷居民人数的上升，这笔款项也就得到增长。

他在草案里明确地提出，每增加一名犹太公民，就会改善市政当局的财政状况，但是他补充说，阿拉伯人不是以色列公民。 因此，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不是“一项资本投资”，犹太公民才是“一项资本投资”。 这就使得我们完全相信，非犹太公民的最终命运被明白地注定了。 既然增加更多的犹太公民可以赚钱，还有谁愿意在城市里承受负担呢？

我刚才想过，我之所以在此刻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真正在解决的不只是一个方面的情况，而且是巴勒斯坦人民整个民族的前途，也是该地区和平的前途。

主席：下次会议的日期和时间将同安理会各成员商定。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